



光緒卅一年秋校畢付梓
江津區古籍保護中心

地方古籍再版工程

江津鍾祖芬雲舫氏著

振振堂文稿

附禱稿板存本堂不准翻刻

特約顧問	顧問	主編	策劃	校對	資料提供
胡林	龐國翔	張宏	冉小梅	何勇	龐然

振振堂文稿

江津縣鍾祖芬耘紡氏箸門人鄭 堦輯註男 德廉同校

璋

謙

藏園記

家有小園固以此命名嗣因見有古人園亦名此因廢

一片天機
行乎其所以
不行止乎
其所不止
純屬自在

抉泥山人醜然其容晨起理荒穢息於門而笑鋪糟子過而吒
之曰爾非不合於世之山人乎終身鹿鹿形與禍逐冬煖而嗇
於衣年豐而慳於穀槁身枵腹不飽所欲而胡以侈然而嬉欣

振振堂文稿

上三 記

一

流行之氣
通篇故作
韻語以合
賦體饒有
別致惟作
此時年未
四十已早
絕意科名
我邑人嘆
其才之逸
品之高而
未嘗不惜
其秋氣之
太早也

然而足山人曰嬉子殆未窺夫吾之所藏也當元黜之年蹇運
始蘇良友助金買屋一區山人於是乎有宅躬率婢僕力為耕
耨耕耨之贏置地數畝山人於是乎有田已而拓地數弓蒔花
種竹春蘭秋桂芳香滿日山人於是乎有園自受室以來三獲
弄璋天貽蔗境含飴有慶因念後起有人典鬻所有買書盈箱
時而呶唔寢饋其旁自顧所藏亦已富矣山人乃起而言曰生
平拮据為蝸名蠅利所鞭策與世浮沉至於齒危髮白今吾有
宅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孫可教不以此時善刀而藏

抉出正意

理極正而
語極奇祇
以未經人
道之故然
妙能深入
顯出氣則
盎然韻則
鏗然音長
韻遠一片

活潑之機
耳

結語總妙

將何為哉乃益廣其園為藏修之所即名之曰藏園蓋樂有茲
園以藏我也鋪糟子曰聖人之道一行一藏乾元之義或見或
藏奈何未行未見而遽以藏為山人曰困者思臥勞者思息人
之情也歲非藏不為功器非藏不為用人非藏不為終天之道
也日月在地韜明晦光天驅之出終古忙忙風雲在山息聲隱
芒地驅之出終日皇皇草木未春含葩孕芳氣驅之出終歲飄
揚鏗一出而鎔其汁鋒一出而鏗其鏗彼其心豈不欲仍善其
藏哉顧一出而元精遂不可葆此間樂不思出矣乃歌曰野有

振振堂文稿

上三記

一一

小草茸茸自香不叨雨露何懾風霜幽幽深谷山高水長子知
我者願與子兮偕藏鋪糟子笑山人亦笑因攜手入園相與睹
藏酒讀藏書焉是為記

運用彼家
言左宜右
有動中自
然不知其
腹笥中何
以淹雅乃
爾

油溪鎮南華宮會序 爲鍾肇西作

迷津寶筏渡從三十六諸天暗室珠光照開一十八重地以故
三千世界俱乘大願之船億萬眾生胥入無遮之會我等來從
東粵托庇西方破一枝楊柳之春幾多甘露倚百瓣蓮花之座
萬朵慈雲是宜高啟禪關一證傳燈之錄廣修精舍別開明鏡
之臺我油溪鎮中原有粵東公所恭祀 六祖及 文昌大士
諸神於時丹青炳煥寶珞莊嚴宣梵吹以談經會耆英而合食
身人旃檀之國超最上乘耳聞鄉梓之音皆大歡喜明心見性

振振堂文稿

上二 序

三

須菩提各散天花解佩傾囊諸檀樾均栽善果而乃爲時太久
歷劫孔多旣燈火之淒涼復香煙之冷落遂使薩迦衣鉢滿座
塵埃誰將士女袈裟一齊解脫某忝從鄉誼叨藉 佛光覩此
情形不勝感喟思眾繁之易舉念獨木之難支用集同心作小
會事俾諸法相放大光明幸諸君富有千金不忘舍利予一人
得窺三寶宏此佈施 所願積銖累寸襄予一簣之功慶靄
迎祥共此三光之曜此日聲聲佛子合拜迦藍他年樹樹菩提
結成因果

於無理中
說出極大
道理蘇張
之口賈董
之筆異常
稟折一噴
一醒是真
絕大法力

翩若飛鴻
宛若遊龍
變動不拘
周流六虛

說得如此
大關係真
是翻瀾之
口

重刻三聖經句解序

爲陳晉舟作

士大夫讀破萬卷寢饋於五經三傳之中其視因果報應諸書不以為迂即以爲妄蓋謂先賢經傳即懲惡勸善之書也乃考之古而按之今凡夫貪污刻薄傷倫蔑理欺上罔下之事莫非身爲士大夫能讀五經三傳者之所爲何者當其讀五經三傳時刻刻以富貴功名爲念而不暇察夫因果報應之由及既得夫富貴功名則又屏棄夫五經三傳岸然以已之得爲士大夫者即所雲因果報應而不知戲劇中之塗煙抹粉者非他即我

振振堂文稿

上二 序

四

也嗟夫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五經三傳之書所以昔遇秦皇今遭大劫者也夫因果報應之書雖不如五經三傳之精深博大而正以其說易明其教易行鄉人識字不多者皆能講貫時時讀之則時時心愜乎善人人讀之則人人向乎善至舉世而皆善則天和應 皇風洽蕩平遵路熙皞一世之民也蓋人之所以行善者心也孔孟之成仁老莊之人神菩提之了性即泰西基督之葆靈魂皆存此心也心者善之根也植其根則大椿之八千歲爲春秋薤其根則朝菌之晦朔爲生滅富貴飫梁

反挑此一
筆尤為警
策

肉貧賤飫糟糠皆為有益於人何必五經三傳之可讀而因果
報應之可不談乎余因不談因果報應而往往受士大夫之禍
今因陳君晉舟有刊三聖經句解之舉索序於余盡然書此持
以問世之讀五經三傳者然乎否否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五

破空而起
首語便未
經人道此
亦先生少
作情真語
摯悱惻動
人乃能如
是

仁人孝子
之言令人
發春露秋
霜之感

清明會序 代張松生棟作

商頌烈祖諸詩爲歌詠蒸嘗之始而說者謂生民肇禋祀楚茨紀裸將要無非險阻艱難備諸屯蹇歷數十年之蓼辛荼苦然後宗廟享子孫保則先人之所以裕孫謀者何其摯而後人之所以酬祖德者宜何如隆耶抑又聞之令德者必百世祀吾祖世藉江西播越遷蜀古公履穴熊繹籃縷至祖父瑞麟公乃慨然奮袂經營商賈炙膚皸足抵風觸雨置買田宅創興家業棟等之得以安居樂土畝田宅宅食福無疆者皆我祖父瑞麟公

振振堂文稿

上二 序

六

之所賜也夫先人手除荊棘綢繆家室所以忘廢餐寢出入生死冒艱險而不顧者無非己身後慮爲子孫血食計耳令其子若孫衣租食稅坐享成業秋霜春露曾不一念先人手澤揆諸仁人孝子之用心必有愀然不安者嗚呼風樹不甯祭豐養薄九原一滴未分人子之羹八簋三牲徒餒祖宗之食仁者之粟夫豈如斯而況警欬如聞馨香已沒鬼猶求食神獨焉依時怨時恫有不赧然於歐陽子之瀧岡阡表范文正公之義田志者乎乃先年棟之父與伯叔分爨時薄有抽蓋以爲祖考瑞麟公

精鍊語神
來氣來

春秋祀埽之費而近年又議分析棟等生含祖德沒受祖恩幸
俯仰之無虞皆祖宗之所賜而坐覩先年祀典廢滅於茲骨月
未寒宗桃已革捫心五夜實所愴然於是集兩弟商議以所分
得錢文輪管生息爲祖父陰生祀墓諸用其條規列後非敢言
報示不忘也所願積銖累寸一簣成山由是以豎蒸嘗由是以
修祠舍綿綿瓜瓞俾熾俾昌歷年萬千世守勿替則於棟有深
望焉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七

三聖會序

太原公子
裹裘而來
有亂髮粗
頭之致

古意

僕今年三十有四備歷人間之險巇世途之谿壑沈淪陷溺滅頂顛趾者數矣每見人世之艱於跋涉路途辛苦者未嘗不心焉憫之僕家前臨大江右環溪水每當春夏漲溢厲揭難通趨程者視彼岸尺有咫必紆曲行蹣跚里許始達而一溪盡一溪方始由此至津溪且十穿深箐沒泥淖沾體塗足肩負手挈暑汗淋漓艱苦萬狀及至秋冬水涸又苦夫泥沙陷塌坎壈不平僕念一葦之杭既不可得而舟楫之願諒有同情因約同人腋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八

拘折得妙

集一會恭祀文昌川主王爺三聖在會者人持一千作底以二人輪管生息藉息作橋橋之斷折漂沒皆於此辦焉仍年中醵金作會一次清釐子母待子息繁盛然後廣搭橋樑施諸遠處費雖不鉅而推行者利沾漑者溥乃惓吝者且狺狺然齟齬之貪猾者且竊竊然誹笑之以爲此固煦煦之仁子子之義耳幸諸公善念不搖玉成此舉今將見諸施行也持此問之國大夫與乘輿溱洧之濟何如

雋甚

落筆便古
出語便峭
中間怪怪
奇奇百靈
畢集無一
點俗派無
一豪俗韻
是胎息於
古大家者
深矣

敘出險道
情形歷歷
在目脈絡
分明

貓兒峽修路序

巴蜀古稱天險凹崖凸壁十步九折經之者如犯蛟鬪如履虬
齧如登虎脊以遊蕩乎青冥之間奇險駭人也況復矗立千仞
峯懸中流上視無巔下窺無底怒鯨吼鼉怵目惕耳哉茅公峽
者初成修煉之所與洪崖匹今訛爲貓兒峽神禹之所鑿也巨
靈之所擘也夔魍魎之所踞也巫支祁之所盤也曰獅脊曰豬
頭皆峻阪也曰蜂窩曰雞心皆嚴灘也仰視青峯則極天無際
也俯視洪濤則巨海無邊也而自白沙沱以迄江口山行則爲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九

巴郡通津綦不可繞之道水行則爲渝城至成都不能越之境
兩山巖業奔流出其中怪石磷磷緯路不通冬令水涸舟人支
以篙猶可逆流西上若春令水溢白湧碧翻盤渦百道惟西望
而咨嗟耳 聖清應運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里人楊正桂等
沿江湄募開一徑就地勢高低爲砌築江水漲落爲基礎雖羊
腸可以曲達而洪流沒石亦必越山萬重以繞此數里之地天
荆地棘矧今復茅塞之矣近日楊王劉鮮黃君等擬於山腰鑿
修大道寬以五尺爲度令陸可通車水可通舟春冬無阻自金

此等閒處亦用峭筆是其精神到處然而老境見矣

劍峰下起至蓮花背止計程約十五里高者削之低者升之曲者直之欹者平之坑者築之溝者橋之務化險道爲夷塗日可省苦汗數斗許而峽中石堅於鐵計費需數千金不免蚊負泰山之懼而事爲渝城八幫所聞八幫首事諸公佛貌仙心性具慈航力撐寶筏者也慨然庸其巨款並擬稟請於上官諭令幫船過此者視船大小爲攸助於是乎眾情軒輦遂堅善志而某君某公遽以五十金爲首善之倡趁此水落石出鳩工庇材期以明春周行示我今則五丁力士羣出開山矣夫功不患大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十

罵煞慳吝人語極刻骨然或是正理拍到自己尤爲沈痛

勇則成願不患大果必遂泰山亦微塵所積滄海乃細流所歸眾腋集而裘可千金一簣覆而山能九仞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矣彼履厚者一食而耗中人之產言及善事則錙銖足惜黃標赤標儲以供浪蕩者之用身沒之日子若孫祿亡福盡顛坑墮阱不免於世途之險巖天步之艱難今之怒筋削脛肩負於路者皆此慳吝之骨耳憶先年芬在渝聞父病而趨至此路阻乃躡履登山緣崖覓徑炎日炙體淚汗交頤足穿履破偶得寬平如膺景運竊嘆盤古之鑿混沌何若是之粗莽也諸公挾造化

頌揚亦極
有趣

之力開闢蠶叢蕩平正路俾履道者坦坦遵路者平平爲世人
導此前途卽爲後人開其雲路芬雖遠隔數百里亦拭目而瞻
鵬程之九萬也所願好善諸君子同栽善果無吝傾囊將子子
孫孫車車行則八騶安馭舟行則千艫接尾也是爲序

振振堂文稿

上二序

十一

開口一語
便未經人
道此是何
等眼孔何
等學問

借題發揮
以他人之
酒杯澆我
胸之壘塊

極慷慨激
昂淋漓感
喟之致

一氣貫注
至十三行
此是何等
氣魄

送丁劍秋東遊日本序

天道由西轉東東春木之旺氣也古惟周秦起自西陲餘則東興西替替而復東我朝以一旅定天下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東瀛以蕞爾崛興挺然秀拔如春木之乘雨露方興之氣其間必有壘砢奇偉磅礴鬱磊渾涵宇宙之才之士叢集其間以相與翊贊乾坤擔當氣運劍秋中國之彥負笈遊此吾知其必有合也夫英雄生長草茅拔引無人抱其不世之才鬱其不平之氣不過以詩詞諧賦酒食徵逐嘲弄風月談笑古今草亡

振振堂文稿

上一序

十二

木卒於婦人女子之手一旦乘雲氣駕飛虬翛然離羣跨夫九天之上軼乎萬裏之外鯨鯨捧其足雷電挾其腋清風掠其耳銀濤濯其臆與二三同志扶桑觀日滄海玩月豈不足以展萬古之心胸恢一時之壯志哉而況簡書馳騁上公餞馭州縣倒屣遠覲神京布衣而拜天子襜掖而揖宰相然後口銜丹闕之命身登鐵艦之輪破浪乘風瞬息萬里騁懷遊目於殊方異域之境躡他國之王庭寢他國之賓館與彼都人士女賢士大夫禮讓雍容搜羅絕學講論絕藝擴摭耳目開闢知識怪

自夫英雄
至此方止
又從自己
發揮真如
群山萬壑
脈氣回環
大觀矣

沈鬱頓挫
痛快極矣

怪奇奇盈箱溢篋舉詩書所不載博物所不圖者咸得飽之腹
筍出爲 國家揚其 麻命歸爲 國家宣其智力伊周望散
從此起跡此真大丈夫得意快心之事而非薄枯者之所敢求
諸夢寐者也芬也遭時所忌惄然傷老知大陸非展才之地末
世非用才之時未嘗不作乘桴之想而猢猻驕蹕終落乾坤套
裏一言早已成讖今惟望鵬翼之高騫敷鷦鷯之稽首而已然
而終風且暴曠陰虺雷忌賢嫉能惡直醜正斯時固不可有爲
賢者亦何由辟地竊意方興之國其君臣局量必有含宏光大

振振堂文稿

上一 序

十三

之氣以相與道合無間者劍秋少年英邁富其所學宏其所蘊
他日學成必當與畢士雷勃伊藤泰山等輩馳驟於歐美奧加
之間而不必與支那之才智爭衡僕則頽然老矣朽筋枯骨雖
擇葬地亦無取乎湫隘囂塵脂韋不峭之山川爲我於橫濱大
版間略爲寓目兼語其賢士大夫曰中國有狂士甚慕此邦風
士人物生則無福來此死當魂魄遊之也

兩送東遊
序皆於待
質所中作
固無怪其
激昂感喟
也然其筆
墨蓬勃卻
有老驥伏
櫪之概先
生此遭爲
邑人所共
憤而先生
自言平日

爲文尙不
如今日之
氣盛動輒
千餘言滔
滔不能自
已所作論
詩文必有
好結語對
聯必對語
勝或者其
有後福乎
姑志之

送龔農瞻東遊序

聲明文物之邦古以稱中華者今乃以稱海外此中人所惡也
然而長風破浪蓬萊方丈瀛洲仙山縹緲則又中人所豔也吾
惡知異日之支那不爲今日之波蘭印度又惡知今日之英俄
德美不轉而羨我異日之支那而但以學生之程度卜中國之
盛衰固知我黃帝之子孫湮鬱數百年必有勃然以興者大局
之糜久矣紛黑白亂蒼黃所藉以操勝算者其在遊學之一著
乎農瞻我津人業成都武備學久耳其名而余以三載南冠居

振振堂文稿

上一序

十四

愁雲暗日中恒疾首蹙頰驀然獨坐終日以淚洗面昨朝來與
坐談雲膺 特旨選調東瀛學見其英姿颯爽勃勃有豪邁
氣侃侃論中外事皆具特識知爲偉人不覺眉爲之一軒色爲
之一舞而嘆我津後起者之大有人也夫津城源出岡底斯山
由藏衛逶迤蜿蜒來磅礴壘碣汪洋澎湃七千餘里而結脈於
江陽鼎山鎮其中大江繞其前碁水熨溪躔其後英靈之氣必
有所鍾而數十年寂寂若無人焉元黃喋血經數場慘烈劇狀
正英雄出造時勢之日而適有東瀛就學之一舉山水奇靈之

沉鬱蟠紆
無限憤懣
神氣極旺
語語警絕

感慨之極
淒涼之極
令人下淚

發洩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數十年來縉紳之禍烈矣自戕
同種以悅外人士之才者即不免於劫我川無人而巨紳當劫
我津無人而我輩當劫不劫於犬羊而劫於毒虎羣獅羣虎率
其羣狼以張殺戮含血瀆天之慘剝肝挖腦之苦末由一訴人
才之已造就者如斯斯未造就者可知然吾即以此算之天心
占之人事而知劫運之於此爲至極矣農瞻勉之哉扶桑日出
之國方新之運其大地開張風雲改象必非我大陸闔無天日
者比況乎神槎所匯海客所談仙子所居必有奇才異能者相

振振堂文稿

上一序

十五

與作合願農瞻之振其精神廣其識見多其閱歷積苦數年爲
我中州挽其氣運滌其凶穢壯全川之色生我邑之光以舒我
抑塞痞懣不平之氣也余羸老矣不能負羈縲以從而竊以神
山所在此行不異登仙所憾籠中之鳥不能奮飛不克飲餞清
塵故於其行也遠睇扶搖揮淚搦管而爲之序

極光怪陸
離之致稔
其人果足
當此否

桑春舫墓誌銘

天界諸星英光旁澈蒞聚靈宮往往偷生下界以其光燭五大部州天帝覺之迫還上界故雖曇花一現而其人則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如至精之寶不許久溷人間是說也吾得之春舫桑君君為江北靜觀鎮人其先世爵公由楚遷蜀大父協泰公誥授朝議大夫愈恢其家尊人恒甫公授同知捐鉅款為邑義舉妣王氏生五子君其四也幼穎悟於書無不覷所作文輒駕其師事兩親以孝聞三兄一弟怡怡庭戶間與人接如叔度汪汪

振振堂文稿

上一志

十六

此卻是空
中樓開

分寫三段
純由古大
家胎息得
來然好處
止此所謂
愛莫能助
也

涵千頃波俄而兩兄入邑庠君亦援例授修職郎重闈相繼歿而家中落君慨然曰人生貴得志者宏濟蒼生耳苟得藉手焉何必官乃棄帖括為申韓學始出襄國公江陽政隨往宜賓兩邑均衝繁君閱其詞日數十紙無不披隙導款曲曲中人意邑之人相與灑灑然異之公餘手一編為詩歌詞賦以自弄淵淵作金石聲又以其餘撫摘前例麻紙細書高尺有咫舉足為刑名法幕中人亦相與灑灑然異之國公好文翰每有文字之役輒托諸幕友與相知為繕稿不當意則改命君君則選詞鑄句

一落千丈

回環往復
純是愛才
聲口

贊極佳然
亦止是愛
惜之心耳

無不如其意之所出國公亦灑灑然異之乃綜閱其生平而後知其生之有自來也然君之為人貌頎然而性謹厚雖槃槃大才而語言文字必嘔肝吐胆而出遇疑難苦心思索常通夕不寐年廿七卒以勤勞過度得脫疾終赴聞數州人知與不知咸扼腕謂此才不用天地過也君客江陽久余雖不獲覩其面幸嘗覩其文以為麟子鳳雛終非塵世間物數年之後當飛騰上達索君於九霄雲漢間豈意石光電火一閃爍而遽韜其燄耶抑以天於才人既篤其生復妬其名耶今以我 皇光緒之某

振振堂文稿

上三志

十七

年月日厝君某山之陽其侄翰青余素識也以銘囑余余雖慚不學而愛君惜君僅拾所聞崖略以壽君君在九天固不知須彌芥子中有此一知己也悲夫君原配馬氏撫孤曰承祚甫七歲奉君祀銘曰 誰縮風雲誰職鴻鈞既模其形以為萬彙甄奈何不殫其能遽竭其精一籌未展而已返其真嗚呼此其墳

每句嵌一藥名不雖乃能敘事敘情渾化無跡所以爲難先生雖不願存此作以爲落於小家眾人爭之既而以爲少作姑留之

祭姻兄文

代黃達三作蕭姓業岐黃開藥室

姻兄威靈之仙也厚樸存心細辛處事鄉之人咸願使君子眉壽焉以故門以內附子嘻嘻門以外荊花韡韡家儲金屑室有餘糧非所謂花中之芍藥民中之槐角耶惜也學積青箱才高管仲而未獲採芹香攀桂枝以成其遠志正宜杯浮竹葉壽祝胡桃爲白頭翁作南星頌奈何烏頭遽歸黃土桑榆景逝刻不留行詎因詩廢蓼莪又傷貝母人參一夢故欲桃仁絕世難甘獨活耶弟歲蕤之質寄世浮萍蔓荊之材遜兄五倍而猥以千

振振堂文稿

上三一文

十八

金之子俯結蔦蘿俾牽牛之子得坦腹於珊瑚之牀惶愧多矣然而既托蒹葭不爲巴戟未謀官桂何事當歸乃耐得石蓮苦參一世車前撒手竟成紫苑之仙耶茲者仙靈將駕齊集陀參茱萸之會方開菊花零涕腊梅之香正吐葦撥生寒弟龍膽獺肝愧無大力惟有葫蘆一具黃酒雙卮向雲母之屏作菖蒲之拜而已

先生與此
公號爲酒
友此公以
酒死先生
以酒病兩
人意合情
投至今先
生思之無
怪當日之
夢寐通靈
也

搖曳生姿

曠達

與張松生化祿文

兄沒於去四月八之日時弟病方篤家中人不令我知及五月旬中弟病得甦家人始以兄沒告而兄已荒煙曠野纍纍青塚矣回憶十年交好西軒痛飲爪戰歡呼美酒一鍾佳殽數品傾心吐膽醉不言歸良夜迢迢談心至曉有疑相與析有善相與勉有過相與責兄以弟爲管子弟亦謂兄鮑叔生平知己不是之過乃兄病吾不知日兄沒吾不知時祭未嘗獻杯杓葬未嘗助執紼揆之情理似屬缺然然弟非薄情之人兄亦非不能知

振振堂文稿

上三一文

十九

我之人兩人一心生死如一而弟竊有怪者弟因中酒染疾多方得痊癒後厭酒味聞之輒熏熏欲嘔至八月中突夢在兄家如生平歡邀余飲酌強余舉盞自此之後漸而思飲漸而小酌漸而手不停杯漸而身體羸瘦吁豈兄夜台寂寞無杯酒交遊故思昔年酒友乎豈兄憐弟勞生碌碌負欠多金邀與同葬糟邸乎弟自念人生百年終歸大夢一日紅塵撒手月白風清翛然自得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兄之約我其意良厚但弟之父年已衰兒女尙幼祖母年八十餘臥病不起近今尙不可以死請

致祭後病
豁然愈亦
異事也

吾兄稍需數年俟弟大事卸肩之日自然赴約兄其預籌佳釀
數十甕窖之地下必甘旨毋魯今值正月良吉薄有所獻兄其
鑒納

振振堂文稿

上三 文

二十

一起揭出
主腦信手
拈來皆成
妙諦

此淚至今
更無揮處
矣

寫兩人之
交契在能
相摘過失
便不是世
俗之交

此可作先
生少年傳
贊以後不
復爾矣

真話

祭江鏡軒親家文

嗚呼我兄死非^芬亡一姻戚乃^芬亡一知己也夫姻戚不附五
倫之末孔孟一生言朋友而不及姻戚其亡也亦復何恨所可
惜者以^芬生平落落顧影無儔加以賦性骯髒時命乖舛所謂
相知以心者幾欲於天涯海角間求之兄^芬之鮑叔也爲樊溪
望族少時初應試卽耳兄名繼因來城得識兄面稔知爲海門
先生先後同門益加敬重自此之後見必談心旅館孤燈遙遙
長夜今人往事共切磨礱下至兒女私情上及古今文獻無不

振振堂文稿

上二文

二十一

高論卓識揭肝膽以相示性情之契膠漆之投雖古人何以過
然^芬好爲奇辯兄每以正論折之^芬好爲譏訕兄惟以靜默懾
之^芬自謂高明兄惟以沉潛勝之^芬動作乖莽兄常以機密規
之嘗謂^芬曰君之暴氣陵人不可一世酒後耳熱輒肆口謾罵
幾於毀冠棄弁便溺儒生終屬賈禍之道^芬雖心折之而頑石
不變也其後果以細行不謹之故致遭大禍以重貽兄憂九泉
之下負此良友也嗚呼而今而後不復再聞規過之言也^芬事
行心術凡事皆可告人惟生平善怒善罵故在鄉裏之間不理

無限太息
之聲

憤極卻是
悲極

縱橫宕決
湖海之氣
蘇張之口
有獨往獨
來於天地
之概

奇論所謂
不喜平常
者

於口惟兄謂芬作事不喜平常柔不勝剛故於人見怨多而見
恩少設少斂其躁氣即為有用之才斯言也真洞芬癥結者矣
嗚呼而今而後天下更無知我之人也芬交好徧一世平時皆
以管鮑相期一有變故則嘲者謗者私相忖度者紛然謠喙惟
兄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後雖附為姻戚於誼有加終不以瑣
瑣之姻婭廢朋友切磋也所謂古之遺直者非耶嗚呼近來天
道福淫禍善芬常謂我等之為人在善惡參半之列庶不為造
物所忌乃竟奄然就木豈兄在珂鄉父子膠庠竟不能為大惡

振振堂文稿

上三一文

二十二

以永天年耶嗚呼蟬螿爭旦夕螻蛄爭春秋天地不好名故十
二萬年而一死神仙不好名故數千百年而不死誰教兄好名
者春花豔豔朝開而暮萎春草靡靡秋猶結子樗櫟無材逍遙
曠野松柏有材斧斤所萃誰教兄多材者天不欲福斯人即多
與兄壽亦終歸磨折乃爾窮年兀兀枯神竭智欲悖天地以作
事其死也非不幸也嗚呼人莫不有一死真人惟畏死故修仙
以致死妖孽不畏死故為妖而不死獨吾等之生悚息乎賢聖
束縛乎禮義馳驟夫兒女鞭策乎名利乃至生畏天地死畏閻

太息無既

憤極而通
篇全屬至
情之言故
存之

摩致悔其有生不如無生為可恨耳嗚呼人生所以重交道者
情耳兄生時待芬如手足雖死後無他顧慮然未免兒女之憂
芬又時乖運蹇居隔數十里禍福不相聞鞭長莫及為之奈何
九原有知應太息於遠交之無益也芬年來橫遭禍事至友皆
為路人所存二三知己亦屬剝果蒙泉而前年鏡湘死今歲吾
兄亡獨留此不肖之芬為天地撐持戾氣量此獨夫紂亦不敢
洪惟作威也可哀也哉嗚呼死者長已矣生平交好盡此一場
人謂其傷姻戚而芬自哭良友九泉有知其亦鑒此區區也乎

振振堂文稿

上一文

二十三

嗚呼哀哉上享

以一怪字
申合全篇
發出無限
議論真大
觀也
此事起於
前二十年
時人尙未
知西學先
生卽留心
此道倡言
當改書院
識洋語文

字講求算
學格致各
立學堂其
後所言皆
驗但遲一
步耳於此
可見先生
之識見開
通也

足邑教案論

古今之事變恒起於有所怪陳涉之篝火狐鳴漢祖之斬蛇感
龍皆怪也不怪不足以駭眾心不怪不足以聳眾聞不怪不足
以起眾疑不怪不足以堅眾信一人怪之羣然怪之則囂然發
矣足邑之教案是也足邑之案始於靈官之靈神之正者必不
靈神而靈神亦怪也人之正者必不藉乎神人而乞靈於神人
亦怪也相傳足之人每歲賽神於靈官魚龍獅象之戲金鼓鐺
鏡之器轟動乎城邑奔走乎商賈喘息乎士庶去歲會尤盛酒

振振堂文稿

上一論

二十四

酣有言及西教之橫者皆怒皆欲裂或有卜於神前占彼教之
可擊者擲之卦合鄉人聚觀固已怪之矣席後相與鬪金鼓於
彼教之門教民呵之鄉民亦呵之前行者已相去里許有奔而
呼者曰彼教捉我民往天主堂矣前行者駭然返相與擁入天
主之堂碎其器用而鳥獸散焉有蔣氏者富而好行其德聞之
駭曰禍矣乃買一奴送之官以塞案彼教之民因以爲蔣氏之
喉也相與火蔣氏之廬蔣氏之老弱殲焉里中人悲蔣氏之行
義而禍慘也亦糾眾毀天主堂因之往復尋仇官不能禁而鱗

敘禍源乃
得之傳聞
稍有未合

接之州縣又譁傳此次之毀天主堂者於井中得人爪髮無算
油數缸類皆人膏血所爲街談巷論皆於天主有怒容合郡騷
動遙作相應之勢噫怪矣凡人之情習見者不之怪而於乍見
則怪之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虎猛乎犬猛乎必曰虎更問一
歲之中人之被虎嚼者多乎被犬嚼者多乎則瞠然矣又執途
人而問之曰人狡於犬乎犬狡於人乎必曰人更問天地之中
何以但聞犬之嚼人不聞人之嚼犬則啞然矣置一虎於此而
曰此不傷人人不之信後此虎雖竟不傷人人亦不之信置一

振振堂文稿

上二論

二十五

處處皆不
離一怪字
法密

犬於此而曰此不傷人人不之疑後此犬雖竟傷人人亦不之
疑犬與虎皆能傷人者也犬之瘦尤傷人者也而人有怪有不
怪者習見之與不習見也天主之教未必其傷人也而人無不
怪之者亦其所不習見也且天下之可怪者不獨天主一教也
牛馬犬豕縱之皆有害於人人不之怪而於虎豹兕象則怪之
稻梁菽麥多食皆害於人人不之怪而於烏戟芫巴則怪之蠶
之化蛾蛆之化蠅人不之怪而於雉之化蜃鼠之化鴛則怪之
日食星變雷轟電掣人不之怪而於山移水鬪風毛雨血則怪

一擊一醒
覺人鐘也

之匪直此也道者挽髮於頂曳衣於地懸瓢負杖人不之怪而於西人之卷髮高足則怪之佛氏有師徒而無父子人不之怪而於西人之不祀祖先則怪之佛氏之喇叭呢吶阿彌南無人

不之怪而於西人之矜我救我阿爺阿孟則怪之更有甚者史巫饒鈸喧闐疾聲高唱以男扮女蹀躞於神壇此以施之大人君子之前猶且不可而況神乎此不之怪而於西人之講禮拜焚贊美則怪之是何也諸教皆始於中國譬之蟣蝨瘡癰我所自生不自以為醜也佛教雖始於西域由華人之仰慕迎之使

振振堂文稿

上二論

二十六

道理甚合口

來漸而相習彼則脅以兵威突如其至蹂躪我京師荼毒我士庶嗣知人心不與乃以傳教為和譬之縛人而勸之酒人安得不疑其毒佛老之誦經禮懺重門洞開有時說法必高其壇使人觀聽平日與人往來誹毀不禁彼則高閎厚垣踞嚴城中儼然一敵國終日閉門不與人通慶弔毀之者輒被捶楚人安得不疑其妄且其機器之精皆出人意表紅毛黑膚諸般怪狀故其所經或言某邑鎮山之寶被其採取或言某地所產之物被其置毒一人倡之眾人和之牢不可破或有為之分辯者眾

筆如猿獠

且斥爲彼教之人故相回護譬之一羊也千萬人以爲犬一人爭以爲羊眾且聚而歐之安敢再辯不敢爲之辯敢爲之黨乎爲之黨者安得不見嫉於眾乎此其教之所以萬不可行也萬不可行而西人必欲傳之傳之又非其人不過無賴之民藉之以逞其橫資之以規其利並無正人君子廁其間於是乎眾心愈怒眾情愈不附激而相與水火故近來打教之案層見疊出不惟有害於中國亦且有害於西人余初不解西人之何以必傳此教也西人之傳此教費亦不貲而適足以生華人心之增

振振堂文稿

上三論

二十七

華人之謗深華人之毒爲勸善計乎則華人之孔子猶彼之天主耶蘇也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果欲窺我神器耶民心不與即天心不與數年以來民心亦可見矣可廢然返矣華人之攻教者咸以熱河之 駕不返痛心疾首此其民皆直道之民此其心皆忠愛之心也忠愛之心鬱而不遂激而爲變至於身命之不恤此其志亦良可哀也 朝廷憫之故往往爲之委曲求全兩相責罰而暗爲之賠累於是乎民心愈忿民氣愈結民怨愈深嘗謂朝廷之厚澤深仁淪肌浹髓粵黔兩匪之亂天傾地覆

眞摯語悱
惻動人

而民心不變者 聖恩有以洽之也人彼教者皆得衣錦厭梁肉富厚累金玉出入煊赫而民心不從者 聖教有以涵之也故此民心者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傷則支體解矣所當珍之惜之設法而保護之彼教增一人則我國失一民民不貪其利而仇其教是亂法之民皆良民也而中西又不可以失和此教案之所以宜費躊躇也今日之事各大憲自有良法以處此非鄙人所敢置喙但此案之禍始於靈官既結之後宜火其寺毀其像以快西人而與西人言不必峻其牆屋故示人以不測每有

振振堂文稿

上三 論

二十八

事故令人縱觀積之又久則謗言自息矣謗言息則民與教相安於無事之天矣父食雞臠而子婦閉門食糟糠父以為私匿美食也斧其門見而大慚設當日不閉其門安有此鬧狂生遇鬼始而駭繼而疑終見勢無可逃仰與攀談始知鬼亦猶人漸相親恰則鬼語琅琅可聽矣鬼貌亦依依媚人矣主人作書塾四面高其牆垣實恐子弟之出遊廢業而賊以為藏寶之所將劫之主人知之開門示之賊乃去此何也示之以不怪也且中土之所以吒西人者以其巧也其所以巧機之一字為之也所

風氣不開
通至於如
此

不怪之怪
一經點出
自然詫異

以能爲機則萃千百人之聰明竭千百年之思力歷試而得之也非盡人而皆巧也中國則奇淫必禁一公輸班鄙之而不屑道其生而秀異者閉之塾中不令其閱外事詩詞文賦童而習之至於白首其寒賤者蒙館終身非五經三傳之書不能讀嘗於眾中談及蠻夷之俗有水葬火葬鳥葬腹葬諸名目一髯先生裂眦而言曰天下安有此事天下又安有此書何得撰此傷風敗俗之言座中皆其徒羣然和之余初不敢置辨而退嗟夫文章之業乃所以愚天下之耳目心思乎彼徒以所習者爲不

振振堂文稿

上三論

二十九

怪安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哉上古之時人與人不相見猝然相遇何嘗不以人爲怪日月東升西沒雷雨有聲有物何嘗不以天爲怪草木無端而花實鳥獸無端而孕育何嘗不以物爲怪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人道何以判尊卑手足何以拘禮義星辰何以不下墜山川何以不崩竭初未嘗不協然怪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今人以冠冕爲敬設自上古之時以不衫不履爲敬人未有不翕然從今人以跪拜爲禮設自上古之時以摩頂摩趾爲禮人未有不靡然效水火諸葬夷人固以爲禮也出諸正

無語不醒
無理不透

史孤陋者且以爲怪搢紳先生猶然況鄉愚乎而能不以彼教爲怪乎雖然西人能爲草木之花葉而不能致其生植長養能爲鳥獸之形狀而不能致其胎生卵息是其巧不如物也火輪舟車自鳴鐘表飛車電線推行盡利而不能爲棉以被蒼生爲穀以食天下是其巧不如農也劈土鼈爲兩自能生合西醫不能也蠶繭之細蛛網之密西工不能也其所能者在能推物之理耳天下之事物必有理匯其理而通之精其理以求之久之又久而知生焉久之又久而巧生焉久之又久而巧之器出焉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論

三十

斬釘截鉄

卻是好計
惟不暇推
廣言之耳

久之又久而器之用利焉物有物之理物有物之用人自不之思耳而怪西人之多知妄相忖度以怪致怪禍將安底乎一次之案和銀十數萬此案息而彼案起費將何出乎愚謂西人之釁萬不可開西人之來萬不可止西人之教萬不可滅西人之禍萬不可熄欲熄其禍惟有以酒解醒之一法令州縣亦立格致之學格致之學在大學令講求乎民生日用之利久之悉其理久之悉其技久之不以爲怪久之且有以破其怪於是乎戰則戰和則和中國始有富強之日否則歲歲輸銀中土耗矣民

可見開風
氣之難

與教轉不相習一旦釀成大變爲之奈何哉或曰子所言李肅毅伯嘗倡之矣而論者譁然余曰彼時固訛傳將罷文字之考而以西人之教取土耳今學使亦列算法於優等人不之怪矣或曰此項錢穀將安出余曰今州縣皆有書院膏火年中分官課十之二以獎格致積久有得更爲之增學額人自踴躍矣或曰無主院之人奈何余曰正惟主院之無其人而懸其賞人自不得不旁搜遠訪以傳其術傳其術則精之者惟西人自不得不與西人相酬酢相酬酢自不能不與之相融洽則西人無足

振振堂文稿

上三論

三十一

以此時知
此洋情者
尙少

怪矣且西人之來我中國者有英法德俄美日諸國不盡我之仇敵向來不吝其術特鄉愚不辯概目之爲西人耳或曰民嫉西人之教子乃講求西人之法毋乃不可余曰彼教之所以敢橫者恃其國之強耳其國之所以強恃其器之精而難禦耳我通其藝彼亦將憚我之巧也譬之陣法我不知其曲折安能破之且彼法亦非無所利於我民也我通其藝彼即不能專我之利權也始雖棄命從賊終乃以矛刺盾所謂人虎穴得虎子也雖然中國之所患者非西人也何也民心不從也今世俗之結

回應怪字

會者不止十家而五學士大夫亦紛然爲之恐一朝之患不在
彼而在此論者其勿以我言爲怪也乎

振振堂文稿

上二論

三十二

洋洋洒洒
又亦海洋
大觀此川
東觀風題
共廿餘道
先生全作
謄真得百
餘四篇有
學而縣遞
邑令朱忌
其才抽其
卷乃至全
稿散失中

有策問一
道議論絕
大識見宏
通中外利
弊針針見
血長五六
千字依策
而行真可
富強我中
國惜也

東西洋賦

客有衣短褐之衣冠橡皮之冠其髮則赤其顏則丹誇於中州
主人曰亦知中土之外有所謂東西洋者乎主人曰未也願賓
拓談瀛之錄恢益地之圖宏我以遐外麗我以彼都賓曰唯唯
大地之輪徑二萬五千里闊七萬五千里其南北曰冰洋其東
西多積水喘章步之所奔眯離日之所視蓋自盤古之所不通
而今始爲漚輪之所駛也地之爲物其形橢圓或凹或凸或斷
或連凸則爲山凹則爲川斷則以絲續連則以珠穿十分其面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三十三

積而水居七焉眉列五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澳大利亞曰
阿非利加南北亞美者則開自百年之近而未窮披覽之槎水
有紅海黑海黃海羅的海之異氣有溫帶冷帶熱帶南北帶之
差瘁閣龍黑瓦之力猶未訖其津涯且夫天積其氣地托於空
旋樞轉磨動紐驅風惟四遊之所御渾一氣之相通既無分於
上下亦誰定其西東然而扶輿磅礴人處中央足有所躡日有
所盲故惟日之表以審厥方水者氣也爲輕養淡之所化地者
島也爲沙土石之所鑲地積大熱故含吸力而不瀛水積大冷

層次井井
非熟悉全
球者何敢
作

句句鎮紙

五洲圖何
悉熟耶

故指球心爲所鄉或渟瀦於峻壑或拘怒於崇隍始涵元氣終
接混茫羅織萬有吞吐八荒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瀑湔泐華人謂之海而西人則謂之洋洋之大者有五曰南冰
曰北冰曰印度曰太平其夾乎歐阿亞之間者則有大小西之
號其攝乎西美日之境者則有大小東之名其爲狀也沖澍沉
澆渺瀰漲沸凜澎鬱礮浹漫漶漶漶漶漶漶漶漶漶漶漶漶漶
岳迤涎八裔噓喻百川吐納萬類乖蠻隔夷奔魑走魅吸波則
晴雨殊時吹澇則陰陽易位翔陽望影而失色大明窺穴而撫

振振堂文稿

上三 賦

三十四

轡迴地軸而挺拔轉天關而膠戾其爲廣也其爲大也茫乎杳
乎而莫知其態也儵乎忽乎而莫知所屆也吸太陰以漲縮而
莫偵其怪也綜太極之圓方而莫躡其外也其中諸島萬國所
峙接翼比鱗誇靡鬥麗北以俄爲尊南以英爲最西惟印之廣
東爲美之巨瑞典爲極北之鄉荷蘭屬積沮之地奧斯併乎瑪
加布路兼乎德意波斯接乎真臘羅馬包乎意利法卽雖盛兵
威比利亦長機器日曼合稱強國而丹麻可接其唇葡萄雖曰
強鄰而西班牙可附其背其他瑠威埃及呂宋瓜娃卡肯計多但

拉襍收來
卻乃眉目
分明

馬斯拉瑞士猶大布加利牙火眯菲幾秘魯基發阿弗千尼卡
勒非亞挪瓦阿珊日本真臘阿伯科爾克侖卡挈挪威吐克波
裏哀瓜亦復走槐中之蟻張井底之蛙紛夜間之蚊市鬧日出
之蜂衙至於美之三十六邦俄之五十餘國英跨印度與南亞
土轄塞爾與門的莫不俊彩星馳雄州霧列錦繡其山川金銀
其宮闕人有白鬼黑鬼之分時有晝短晝長之別政有上院中
院下院之議君有民主自主女主之立性誇新以鬥巧故爭奇
而競力其人之處於西者或深目高鼻長脰舒肱有鵠其形有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三十五

此則大費
考核

鳩其音此之宮商角徵彼之阿哀烏因其處於東者則明眸善
睐輸妍貢媚藻面馨香櫛頭珠翠南威爲之閉門西子爲之退
舍惟阿非之惡劣乃蔓生乎黑奴巨口掀唇緝絨結珠有鼻無
梁有目不矚笑則齟齬枯白居則團蕉草廬忘已形之襤襪而
猶販廣州之豬其教則天主耶穌天方希臘無所謂儒宗亦不
知有佛法千聲阿孟之靈七日簡齊之食昔者西人好遊遠覽
旁搜水燎其底山燭其幽爰有包柄始創輪舟世增其巧人基
之謀裹艦以鐵鼓氣以鞣隨輪之轉繞地之周載重則數萬噸

處處窮源
溯流

奇境駭人
卻真是如
此景象

計力或萬千牛其騰而上也若摩天之隼其抑而下也若墮地
之甌其衝風霧下也迅三千之鐵弩其坐客空中也接十二之
飛樓以此梭穿六合綸緯九州縱一棹之所如皆無利之不投
若夫颶颶驟發潮汐方來陽侯逞怪風伯飛災臚山列嶽閃電
奔雷長波浹滌峻湍崔嵬盤渦穀轉淩浪崗摧冰崖破礮以岸
起洪濤洄演而雲迴湮淪滾灑乍沓堆礮如地裂豁若天開
龍螭奮其鱗爪鯨鯨暴其髻腮日星爲之匿形宇宙爲之陰霾
而是舟也若隱若見若明若滅或伸其頭或露其脊如珠之走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三十六

佳境如在
目前讀之
卽若身處
其中者

如瓦之擲時落地之千丈時去天之咫尺杯盤撞擊以錚鏦鍋
鑪瀆潑以傾仄當斯時也則有托命於天呼救於佛禡魄亡魂
傷心慘目欲食而哇方興而僕者矣若乃晴日輝輝天地皆寬
洪濛開闢豁然改觀水天一色錦雲彌漫豔陽不熱清風不寒
微煙漠漠飛絮團團白練鋪地紅珠滾欄排綺浪激文瀾鷗三
五魚隻單翔遠澈躍飛湍地弛體天解顏棹者于于舵者閑閑
一日所詣百種千般蓬洲隱約時見好山開樽獨酌取琴獨彈
雲端一機仙脯一瓣爲海風引舟之操接安期成連之歡浩浩

景分三段
只此已括
盡無餘

乎如列子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知鈞天聽樂但覺行坐
之皆安於斯時也則有心醉骨錫造物襟期惟飛仙之與狎問
世事而不知者矣遞夫白日匿影闌幹夜沉清風四面明月一
輪濁酒半壺估客三人縱話滄桑侈述周秦緣之所在卽作良
朋人在鏡中俏影相親時復薄醉意態皆真或鼓湘靈之瑟或
吹王子之笙金商一齣海鳥爲驚織女盱其發采姮娥眴而轉
睛此時同舟聞聲皆起共視羅經又轉千里明日當晴皆大歡
喜茲遊足冠平生此樂亦非塵市而况海邦使節天外皇華舟

振振堂文稿

上三 賦

三十七

此段乃出
人意表

中萬國蠻語謳啞異言異服天下一家海童開路馬銜侍車羣
妖斂迹眾怪止譁寸浪不作纖塵不遮望裡之神山縹緲蜃中
之樓閣欹斜擁旄草草結彩花花夕陽簫鼓夾道箏琶齊足迓
天家之旆擠肩邀貢院之茶有不意驕滿路譽闕遐荒極航海
之樂而拜天貺之嘉者乎兩洋之間環立大島蟠結地羅屹立
天表東有新金波尼司馬錫蘭馬特蘇格之稱西有五印牛西
三得維斯之號兩極相摩一川平眺或展足以舒腰或披頭而
露腦實諸國之所磐而爲大洋之所繞最大之山爲怕那馬藐

以下搜羅
剔決無一
景得漏

落機山之東來壓岡底斯之西下縱二萬裏橫九千餘蕉葉垂
乎三丈鉄樹巨於專車其餘如阿拉比如此里泥如賴非特如
故蘭皮莫不嵯峨岿嶷崔巍巖壘巨數千英里積萬餘方尺據
坤靈通地脈孕奇珍乳膏澤神靈之府列仙之宅統萬寶之所
藏而爲五金之所出爾其去天太逼陽烏阻駕積雪萬古層冰
不化浩然長白冷然冬夜乃有水晶之熊豕玻璃之鹿麕居然
生育可脯可炙復有赭黑之山窮年吐燄時駭犇雷時驚急電
噴漿吐石飛鉛撒彈回回熊熊炎炎焱焱忽然崩裂埋州沒縣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三十八

亦有火虵火豬出沒隱現生獲其皮可衣可弁至如江海之間
千里童山水爲之赤地爲之丹無所可用以之壯觀江則盤腸
走肚蝸篆蚓鉤文綺麗春驚濤送秋依然網絡譬之黃流亦有
明湖怡晴快眸控引天波灌溉田疇然而淡鹹殊味黑黃異色
或可已瘡疔或可供染刷或濯髮而黃或澡絲而白或結塊而
成膠或出罅而化石怪怪奇奇百靈畢集雖駭耳目之見聞亦
快梯航之遊歷洋之所產尤有可愕水獅連羣牛若羊若其聲
則犬其色則羯陸生而水處如鱉獸形而魚性似鱷他如袋獸

陳列眾多
妙能簡括
又極有眉
目

齊諧真不
足怪

腹腮犀牛獨角河馬厚唇花驢斑駁白熊飼魚文狼餌鵲崎獸
食蟻而豬身海狗非狗而魚躍海龍類貓而肉尾白牛背鞍而
腹橐懶面人指而馬鬃鷲犬遇獅而攫搏狸或置子於腹中羊
或去膏而始活鹿或高於駝豕或細於爵帽猴一冠駝鳥三足
怪不可稽奇不畢錄鳥則鸚鵡五色孔雀純白綠鳥碧文珠雞
黑質火翎應舞瑟鳥協律對鳥五彩長翎五尺阨馬牛蹄以善
奔亞既生子則視日火雞青色而食火大蝠人身而畝翼色色
相咤形形相惑洵足狹爾雅而隘山經驚庭氏而駭伯益魚則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三十九

排崗列巘堆甲屯戈萬鈞之鰲千尺之鼉伸尾則山折昂首則
峰頗其可名者有把尾亞薄裏波斯白得刺瓦多餘則一狗滿
雜腹蘭之猛銳落司馬白角兒之婆娑皆身橫百畝口瀉三河
爲海舟之所畏非魚艇之所羅至於蛙一角蟾三足蛇曳鈴蝦
逐鹿宮中海女之遊夜半鮫人之哭海魔海獸海馬之倫仁魚
劍魚航魚之屬不足以補齊諧不足以塵高矚其珠寶則琥珀
糞土瑯玕埃塵車渠非貴瑪瑙非珍惟琪花之萬樹瑤草之千
莖珊瑚之百尺夜光之滿庭望好角之金剛則意蘭之苗睛繁

此可謂無
奇不收無
美不具矣

寫到宮室
又可以作
三都兩京
而不敢貪
寫以顧文
法非無其
才也

采摛華流曜英含差值貴人之一粲而不爲異國之所輕其大
樹或盤困萬畝糾結千尋可漿可飴可油可燈可車可舟可屋
可城入水不腐入火不焚每植一樹而爲一家衣食之所因堅
韌之質厥名樹膠凝漿可甲抽線可袍度爾之產有名橡栗夜
露墜之卽凝爲蜜阿利之果其實最繁核可爲炭滓可爲鹹亦
或榴重五觔桃實三磅麥徑四寸稻長立方瑞草在野過之則
香叢桂留陰拂之則芳葡萄之釀則羅得島之名酒焉蔓菁之
汁則布路斯之甘糖焉橄欖之油則阿利機之果焉利謊之布

振振堂文稿

上二賦

四十

則鎖哈刺之裝焉是以富羨西歐強稱東米俄以鯨吞英以虎
視德以驟勝美以崛起其立國也以商賈爲重以技藝爲宗天
奪其巧神遜其工畧衣服之飾而惟宮室之豐華棖玉礪傑閣
崇臺屋不呈形墻不露材上凌九天下緣八垓窈窕宏麗夔絕
塵埃刊層平堂設切厓隙岷嶸嶠嶠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峻險金卮玉楷瑛瑛綵緻直帶霓以高車通天妙以聳峙增桴
重橈采飾纖縟裹以藻繡文以朱綠絡火齊以爲燈串明珠以
爲燭禮拜之堂甲於上方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碧以飾鐫闕

美國一橋
長至六十
里

絕妙情趣

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薨標咸遡風而欲翔流景
內照以引日乃錯雜其陰陽館室次舍當道直啟參塗夷庭期
不啗哆亦且木衣綈錦土被金紫長廊廣廡交牕結綺水晶之
塔上澈丹霄仙人三五日挑手招捫多厯并用爲天上之遊遨
九都之內各有名園春華秋英惟客所探奇禽異卉景物萬千
火輪之車騰山越水轡電衝風一息千里恣所遊宴而風物皆
侈洪波所隔跨以飛礮鞏虹霓於天半騁騏驥於風梢實平地
之丹梯乃層構其厥高若欲洵家山之消息窮各方之事變則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四十一

有佩信之箱馳風之電瞬息書還各言所願千里良朋一朝晤
面都城之間百貨所匯廓開九市通闌帶闐滾滾方至烏集鱗
萃鬻者兼營求者不匱士女遊人誇富耀貴晝則萬寶爭光千
奇獻瑞瑰異譎詭環相蓋賽夜則煤燈一舉燦爛炳燿千百熒
煌東西激射人擬月宮之遊客結天街之隊若乃風日清美晴
鳥弄姿矚乎萬獸之園臨乎千畝之池落英縟地芳草披墀清
磬一聲則彩鸞穿乎玉樹微風甫動則錦鱗戲乎漣漪猶復奇
禽詭獸大蛇碩龜日之所審心之所馳呼之無名狀之無辭惟

此好景致
我亦夢中
胡思

清醒奪目
乃爾

濃重之筆
加意組織

覺胸中脂髓爲腴乃馳郊外再觀水嬉噴鹽撒珠高下參差雪
山萬道瓊樹幾枝晃目勞睛樂不可支乃沾美釀爲進一卮夕
陽小醉緩步西陂夾道竽笙匪竹匪絲歸而酣寢夢中胡思神
仙之府豈在於斯晨起整衣再騁郊圻奇思異慧覩之而怡其
爲耕也運以火爐扇以風車兩馬萬鈞一緯五犁排刀作鎌舒
鉄爲鋤水因器以逆行人逐輪而輸力指顧倏忽穫車已實豐
年穰穰倉箱萬億其爲織也兩板外夾一梭騰蹕印染隨之九
色俱著文采斑璘纏綿繹絡發采揚明昭光振耀閨闥軒廠庭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四十二

高戶博不聞人聲而但聞機聲之作作其製諸器也總以長軸
圍以高廬撩以巨筭揆以轆轤水因火猛氣以管舒百工斯作
共以紅爐鑪光者鑽孔者倚齒者掏空者軋而下拔而上鏃而
圓椎而廣騰騰上氣丁丁作響徙泰山以隻手曳黃河以一股
已膾鉄之如泥更鋸堅之若腐皆一氣之所轉樞而眾機之所
鼓舞者也他如激洪波以百丈杵氣錘以千鈞浚大海以泥舟
撞巨山以水輪鑿因風而作鐵泉得冷而成冰範玻璃於磚面
抉土炭於山根新聞百紙滾鉛作字畫閣千幅對鏡生春要皆

不資乎人力而巧過於天神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思眾國之星臚皆各肆其鴟張非人才之輩出何以奠乎家邦乃揀譽髦之士立格致之院四元開方九章立筭物有流質定質炭質膠質之分業有光學化學重學熱學之判物之必窮其要理之必究其歸測地則研乎塵土沙石窺天則析乎沙漠纖微器有酒燈電燈之用爐有化分化合之炊眾思之極窮想人非鉤元洞渺折鉄判鎚器無新而不創費雖鉅而不貲占星更有輕氣之球入水亦有泅水之衣故能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四十三

盜天地之氣化而洩造物之樞機獸不脛而走鳥不翼而飛礮有八十一噸之鑄彈有二千餘磅之施陸有鋼臺之禦水有鐵甲之馳魚雷水雷衝波擊球棉藥濕葯破浪聲威洞壑峩穴崔巍地軸折天輪摧屋碎葉墻飛灰任金城與湯池所過無不瘡痍以故氣雄泰西威攝東陲惟海用之所涉莫不浪靜而波夷於斯之時黍稷被野華實繽紛六合雍熙九有元亨元精初爚方祇始凝天符旣彰人瑞又明於是國君乃欲窮博物之學開賽珍之會構萬間之廣廈攢八方之珍異載寶者雲來航琛者

此常爲此
文正幅

霧聚土呈其產物區其類極一歲之歡娛張百年之樂事則見
夫符采彪炳絢爛輝煌熙天耀日振艷垂芒門千戶萬蟻宇蜂
房巧則工倕怪則列莊質則地錦文則天章今則秦漢古則羲
皇賤則陶瓦貴則圭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育工之所名匠之
所物無奇不搜無美不出前輝後光發皇耳目鴻燿焜以燻閭
舉臣民以通矚陸車水舟泡泡紛紛象鞮交錯獸語鳥音人毛
而方人黑而津齊有叠足搖神蕩精人聲馬聲車聲樂聲風聲
水聲鼓聲礮聲日月爲之奪明江河爲之搖震都人士女連羣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賦

四十四

結侶綺服藻川靚粧麗墅說玩評珍遺聰失智奇怪恂恍不可
備舉列國之君藉此言歡海程山驛萬里解鞍主君授館百禮
皆殫乃徹朱旄去黃屋曳輕紈披便服屬車九九隨軒扈轂萬
日睽睽花冠簇簇雍然笙簫鏘然珮玉眺玉屋瞰琅闈睽畫閣
盼雕闌碧者泉青者巒珩紉紘緼容與盤桓萬寶爭輝眾姓臚
歡步輦乘茵惟其所安微雲撤錦幕攤仙韶作玉旨頒馳百職
走千官燔炙熏熏止輦傳餐綜一月之遊覽而不盡夫寶山此
雖各邦之盛事乃爲兩洋之巨觀客若志瀛環之畧茂觀海之

一氣四五
百言神旺
力厚之故

足見記問
之博

情則可佩寒暑之表釘寅卯之針發上海掠橫濱驅紐約策倫
敦務巴里司叩鉤勒門倚海各都緣本哈根梭爾布爾穿伯爾
靈沿比律西通古大秦探馬得里窮士但丁然後轉乎埃及之
竟泛乎塞爾之隣控衣司之虎脊蟠蘇爾之鯤身搗馬拉加之
海峽履蘇門達之河澹汗漫新加之棹優游康邑之濱遂停驂
於東粵而返旆於吳城則已週三百六十之度經一十二萬之
程得重日之說繪七奇之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若僕者蓬心
椒目十分而未得其一分惟君子之下問用畧獻其瞽說雲中

振振堂文稿

上三 賦

四十五

洲主人喟然嘆曰海洋之觀美至此乎海邦之域廣若是乎然
吾聞之春花艷艷其甘在蒂故聖王務植其根而恥言功利吾
子侈兩洋之富盛而不及孔孟之仁義終恐繁華之疆域非久
大之形勢賓氣抑鬱而不揚意徬徨而不釋卽起厯階而去

收法極合

通篇雙管
齊下理周
法密開口
一句便令
人噴飯
何處搜羅
若許人物
聯語真可
爲支山壯
色而不虞
其戲也

精義此由
平日讀書
得來

浩氣等句
固能面面
縮合而飛
巡羽字不
知何以思
想到此是
八面玲瓏
者豈止七

感蚊記

抉泥生方夜讀文有士人邀至一城榜曰夜鳴國其人率織日
銳喙長脰豐額勢輕剽俄至一聽事有高冠者數十人相逐其
人自稱孔文子趙文子知文子獻文子範文子陳文子析文子
季文子公叔文子貞惠文子端惠文子前致詞曰吾君現修文
文山廟敬懇先生長聯生書曰千秋惟正氣歌是烈士是真儒
科甲以來節義亦先生會狀四海無立錫地有殘黎有故主丞
相不死汴京猶趙氏江山眾曰吾君文姓號文中子係出文王

振振堂文稿

上三記

四十六

之後自倉頡造字以來天下俱賴有文氏故四教以文居首四
科以文居末近日同文之世則以吾國爲斯文之邦然皆文弱
不堪見毒於人人一揮手則爲齏粉吾君故修文文山之祀冀
以狀我文風作我文氣先生聯雖佳尙未道出此意生復獻一
聯曰以浩氣還太虛以赤心報故主以碧血濺仇讎取義成仁
豈爲馨香與禋祀於大宋比嶽飛於中唐比張巡於季漢擬關
羽粉身碎骨須知烈士是文人眾咸撫掌稱妙須臾王命延生
人生以未備禮服辭眾曰吾君以火德王最惡衣冠束縛先生

竅而已哉
無一字不
兩縮無一
字不解人
頤

此種妙語
不知思力
幾何然卻

是未曾喫
緊

文是妙文
歌是好歌
一個蚊子
耳乃此楚
楚憐人媿
媿中聽說
出許多柔
情綺語憨
態痴心試
再作一歌
能有此細
膩風光否

能袒裼裸裎以見吾君更喜生唯命竊視王雖甚文眉宇間卻
有陰氣坐定王稱曰寡人出自污泥生於混濁雖知變化而羞
明惡熱先生高文膾炙人口寡人味之膩舌腴腹願先生毋隔
膜寡人也生曰臣終日咬文嚼字不能吞吐八荒臣願王之毋
以口舌相戲披卻導款也俄而命席蟣肝蝨腦不可名物須臾
皆果其腹醜其顏王曰寡人之國茹毛飲血不敢言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然皆飛而食肉者也因命進樂一粲抱琴立自稱文
姬歛蛾眉撥蛛絲而歌曰儂心未必毒於蛇生死隨郎蝶戀花

振振堂文稿

上二記

四十七

個男兒真真不是知音者不想奴分別情冬捱到春春捱到夏
一霎時遭毒罵一霎時遭毒打一霎時又喚作冤家秋雨秋風
正好偕良夜他偏偏穩睡鴛鴦榻沒奈何咬他一口猶恐怕痛
煞他只要你知疼知癢儂亦甘呼父呼爺無奈何隔窗紗聽得
他有情人句句說的風流話偏向奴努目張牙玉郎兒你叫我
這癡情幾時丟你得下歌畢王命姬人引生臥生欲與同帳而
畏其口姬屢欲一親肌膚生輒揮之去次日生見其人所在成
市然皆尋羶逐臭之倫久之始知其國俾晝作夜故曰夜鳴一

又生出世
界確是此
文反面確
是此文對
面

無一語不
涉趣

輕倩

藉點夢字
法當如此
非故逞詩
才也

十分打趣

文至此氣
足矣

日王謂生曰國之比鄰有子墨子者與國人文墨之邦唇齒之國也寡人欲於汶水之上爲文會先生善文辭能爲寡人齋文信乎生乃建文旌駕文馬入其國榜曰晝鳴其人率黑醜所在蜂屯蟻集惟夜伏晝動與夜鳴相反生致王命子墨子乃衣黑衣佩元玉載黑旗駕鐵騮命凡墨胎之族皆從王命作南柯賦推生衡文一生名夏語冰者一聯云是耶非耶不記空中樓閣至矣盡矣難忘夢裡君臣生拔置第一二君命羽林前導蜿蜒游都市賜文宴酒酣生吟曰蟻國君臣共舉賢霓裳也詠大羅

振振堂文稿

上二記

四十八

天槐中若使能長夢縱有瓊宮不願仙冊載鷓鴣寄一枝功名富貴稱心期歡娛正到開心處不道人生有醒時座中皆扼腕惟墨子默然王因戲之曰肉食者無墨今王有墨何也墨子不應王曰此所謂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者也墨子怫然曰文人輕薄乃至此耶因起遁去而飛卒報墨君逃颺王曰逃颺必歸於墨矣俄飛卒又報四郊烽煙大起王曰天之將喪斯文也紛然各散生回顧並無宮室伏叢棘間欲歸無路正皇遽間一武士過而嘆之曰此子爲文墨所誤尙未知文路者也夫所謂

轉到正意
便不好說
話偏有如
許雙縮語

噴飯滿案

文者富國強兵以光同種不在尋行數墨拘文牽義鑽刺功名以叨竊名位也乃今之所謂文者畧辨之無遽然混入幕中以為力負泰山勢走牛羊值主人闔昧彼亦飛揚莫制劊人肝腦饜人脂膏其實蠅蚋之嘬可恥可鄙惟恃黨羽之眾行曖昧之事所在紛紛聯絡飛土逐肉擇肥而食不恥汙穢小動唇舌輒使人芒刺在背夜眠不得貼席中其毒者至有露筋之慘其毒害倉生如蠱之中物蠱之撲柱此皆假乎斯文者也上帝怒之使斯人秉畀煙火此子乃渾人其羣而不自知生聞之汗下遽

振振堂文稿

上三記

四十九

然覺則所讀訓蒙草猶在席上

涉筆成趣
此等遊戲
之作看似
容易而一
派俗情以
文言出之
則理俗言
道之則鄙
固非筆墨
靈動心思
活潑者不
能也

曲曲盡致
描出避債
情形十分
可哂先生
待質三年
淒涼寂寞
以筆墨自
娛撰述談
詞可爲勸
戒者積三
四冊均如
此體例暮
鼓晨鐘也
此於其中
摘錄以見
一斑如有

懲貪說

甲與乙同負多債甲則終日徬徨乙則笑言自若也甲曰爾負債別有術乎乙曰余曾受業於混沌祖師是因開闢乾坤廣拉眾債以成巨工積本利十二萬年而不肯一償者也甲曰今祖師何在能導我共居門下乎乙曰其人現與周赧匿債臺中非彼此鄰誼不能導與同往也乃相與之洛陽果見巍然以高者無梯可上無門可通旁有一洞相與蛇行人歷數曲折始登其堂有應門者二人通客來意二人一自稱爲債椿一自稱爲債

振振堂文稿

上二記

五十

磴久之祖師出虬髯鶴髮睛碌碌以轉氣勃勃以揚頭戴左車右轉之帽身穿東拉西扯之袍胸掛軟倒藤腰拴拖泥帶手拏長把傘腳踏倒脫靴問客來意甲前伏而叩首曰弟子負債甚深願假慈悲賜以避債償債之法師曰償債須得沈家進寶餅其餅須本銀一定作法置餅中明晨啟視則在箱滿箱在屋滿屋也避債則別有心訣今賜汝一錦囊歸可依計行之甲方伏地泣求舉目視則祖師一閃人矣地遺一函不得已拾之歸折視則卑威車蛇龜五字耳以問乙乙曰視債主其雄也則卑詞

不惜微貲者乎一一付之手民亦談叢增識見資勸懲者也先生生平最好莊老之書此等撰述雖由史公得來而命意則全自南華經胎孕者也

趣趣趣

正意在此那不令人毛骨聳然

軟語以哀之雌也則投河挈索以威之否則宛轉車活而騙賴之他惟死眠蛇縮頭龜耳盡此五訣避債之能事畢矣甲依計而行然終不免於債主之苦索乃哀沈家借寶而歸私念我債如此多雖滿屋堆銀止足償債而借止一夜計不如置之門內院垣則償債有餘世間能騙債能拉債者惟官餘以納官其何債之敢索夜既深置寶於門內牲醴焚楮叩首作法念咒畢方於腰間摸出本銀欲置餅中忽一債客持刀晃漾而前譁曰數日覓汝不得今來索汝命也甲倉卒逃於室詎知客於夜間一

振振堂文稿

上三說

五十一

躍失足墮瓶中明日甲出視則滿院垣洶洶持刀者皆債客也遂一驚而卒往見閻羅閻羅怒之曰天神所惡惟貪汝債未償而妄思富貴是貪種也貪則臭穢卑污所不避宜罰變犬甲念變牛馬尚可還債今徒爲人守財是債無還期劫無了時也其將爲混沌祖師之祖乎竊不料貪之爲害至此也

蝦杵說

喚醒癡迷
勝於邯鄲
一夢凡寄
人轅下者
皆宜各書
一道
無數之曲
尙未到題

一老兵善戰往往前敵摧鋒其什伯長皆以次得官主人翁居
然提鎮而此兵則依然一老卒一日見主人之僕而訴之僕曰
子知撈魚蝦者乎蝦杵謂其耙曰子無能安坐而守缺我爲汝
作响响四方驅逐今响响將瘁矣魚歸汝腹鱗甲俾我不復見
曷一酬我之勞乎耙曰子誠勞矣然我爲把缺魚則人我口有
長爪者攫之去有厥口鉅腹者接吞之我猶爾也杵曰此必兜
也往問兜兜曰固然然我得魚後復有長爪者攫之置釜中曷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說

五十二

文不難於
醒難在俗
而能雅

問釜釜曰我因此受焦灼極水火之難乃味熟而受之盤曷叩
盤盤曰須問箸箸曰我以供奉主人之腹故主人甘其味我幾
不免於吞噬子毋以口腹再我累矣於是杵與耙始知享魚者
之爲主人翁也意主人必思得魚之原行將厚賜日倚其壁而
望中心懸懸不免形容枯槁一日主人將烹魚適缺薪見耙與
杵在其側以其將敝也命厨者析之以爨耙與杵乃相聚而泣
曰吾不以功望賞安得此焚如之禍耶今子有微勞而不知爲
主效命職也祿賞不及命也鰓鰓怨望禍也不自匿跡吾恐子

斬截

其味深長

之爲勞薪也老兵不信一日主人戰而敗老兵亦傷因念此兵常有怨言命殺之以其首作俘獻主人因得反敗爲功更因以受爵賞將刑老兵泣曰吾悔不信僕人之言今爲蝦耙杵矣

振振堂文稿

上二 說

五十三